

垂帘听政

「清帝国的掘墓人」

● 紫天海 ● 编 ●

慈禧



太后

西苑出版社

垂帘听政

紫天海 编

慈禧

太后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垂帘听政——慈禧太后/紫天海编.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80210 - 637 - 6

I. 垂… II. 紫… III. 西太后 (1835 ~ 1908) —传记 IV. K82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6580 号

垂帘听政——慈禧太后

编 著 紫天海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143

电 话: 010 - 88624971 传 真: 010 - 88637120

网 址 www. xycbs. com E - mail: xycbs8@126. 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10 - 637 - 6

定 价 29.8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慈禧太后是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帝生母，光绪帝养母。1861年至1908年间清朝的实际统治者。死后葬于河北遵化定东陵，享年74岁。

慈禧太后是晚清同治、光绪两朝的最高决策者，她以垂帘听政、训政的名义统治中国四十七年。长期以来，有关慈禧的史学论著和文艺作品，大都只讲慈禧祸国殃民的一面，甚至把一些与慈禧毫不相干的恶行也加在慈禧的身上。在人们的心目中，慈禧已成为一个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妖后。那么，历史上的慈禧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1861年11月2日，慈禧在以奕訢为首的贵族、官僚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北京政变，从载垣、端华、肃顺等8位赞襄政务王大臣手中夺取政权，以垂帘听政的名义登上了统治者的宝座。然而从政变发动到处理完毕，也只有一个月时间，也只处理共计19人，时间之短，人数至少，也是令人吃惊。以上事实说明，慈禧是宽厚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又十分残忍。她依靠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以及回民和苗民起义。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今南京）的时候，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杀害太平军将士十余万人，“秦淮河尸首如麻”。

19世纪60至90年代，清王朝的一部分中央和地方官员主张学习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训练新军，购买枪炮、军舰，发展中国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中，慈禧熟悉政治手腕玩起了平衡策略，一方面支持洋务派，另一方面又扶植顽固派以牵制洋务派。

慈禧的一生，经历了从1840年至1900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5次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她还只是一个5岁的孩子。第二次鸦片战争，她已是咸丰皇帝的懿贵妃。以后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她则是清王朝的最高决策者，从慈禧的主战与求和，可以看出慈禧与帝国主



慈禧太后

义关系的变化：慈禧完全屈服了，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

由于在其48年的统治期间，中国除了太平天国之乱外，还饱受外国侵略，中国国力日渐衰败。其执政能力颇受争议，慈禧在我们的印象中不外一个卖国者、阴谋家，狠毒而冰冷。但作为一个凡人来说，慈禧也有她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有与平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可思议。本书全方位、多角度描写了慈禧从生到死经历的大事、要事，从细节入手，突出矛盾变化，刻画人物性情，把正史与野史、文字与图片资料有机地融合起来，叙事清晰，语言生动，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编者
2010年

目 录

第一章	好强的格格	(1)
第二章	咸丰皇帝选中兰儿	(6)
第三章	皇上临宠	(14)
第四章	初见肃顺	(22)
第五章	养心殿的交锋	(33)
第六章	塘沽失守	(44)
第七章	耻辱的和约	(53)
第八章	下下之策	(61)
第九章	咸丰帝驾崩	(68)
第十章	两后掌理朝政	(81)
第十一章	垂帘听政	(87)
第十二章	终于踏上了回京之路	(96)
第十三章	逮拿胜保	(108)
第十四章	给皇帝选师	(119)
第十五章	激流勇退	(129)
第十六章	爱的极致就是恨	(137)
第十七章	叔嫂反目	(147)
第十八章	议政王被革	(156)
第十九章	小皇帝痛恨安德海	(166)
第二十章	一波三折	(174)
第二十一章	斩杀安德海	(184)
第二十二章	天津洋教案	(193)
第二十三章	立后选妃	(201)



慈禧太后

- 第二十四章 同治大婚 (212)
- 第二十五章 同治亲政 (218)
- 第二十六章 皇上微服私游 (228)
- 第二十七章 天花还是梅毒 (237)
- 第二十八章 两宫训政 (245)
- 第二十九章 都是情欲惹的祸 (253)
- 第三十章 慈安的悲愁 (260)
- 第三十一章 午门风波 (270)
- 第三十二章 慈安之死 (280)
- 第三十三章 军机大换血 (290)
- 第三十四章 意外之喜 (303)
- 第三十五章 光绪立后选妃 (313)
- 第三十六章 大清国面临危机 (324)
- 第三十七章 维新变法失败 (337)
- 第三十八章 西逃与驾崩 (349)



第一章

好强的格格

夜深了，被炎热和重重烦心的事儿包裹着的惠征，睡意全无，他躲在书房里，呆滞地坐在书案前，提笔在宣纸上胡乱地画着，脑子像光秃秃的雪原，白茫茫一片。

“唉……”惠征扔下手中的狼毫小楷，将肩上的夹袄拽了拽，无可奈何地摇着头，捻熄了灯光，脚步沉重地随着福晋走出了书房。

兰儿的父亲惠征由监生出身，入吏部当一个小小的笔帖式，朝出暮归地每日干着抄抄写写、不被人瞧在眼里的琐事，至今已十有五年了。虽说官位已跃升了三级，而局外人很难理解他是怎样在单调、无聊和压抑中一天天熬过来的。正当惠征憋着心劲儿在仕途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时，却忽然天降横祸。一生省吃俭用，做官为人均十分谨慎的祖父吉郎阿，被卷进了户部银库被盗的天字号大案中。祖父吉郎阿共计罚银四万三千二百两。因已故去，可照数减半，由子孙补偿。惠征和父亲景瑞要补偿罚银二万一千六百两！如此一笔巨大的款子，必须在三年之内交足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倘若逾期，便要绳之以法，关入大牢。

父亲景瑞因没有按期付足补偿银两，十天前被关进了刑部的大牢。堂堂的正五品刑部郎中景瑞，一夜之间，成了本部衙门的阶下囚。这对惠征无疑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都三更天了。”三格格挽着惠征的胳膊，带着哭腔说，“你熬坏了身子，咱这一大家子的日子，可就没法过了。去歇息吧。”

孤寂地站在屋檐下的惠征，连连叹息着，疲惫不堪地走向卧室。临关门的一刹那，他发现西厢房还亮着灯。侧耳谛听，传来兰儿吟诵诗文的声音。他摇摇头，沉闷的心中又陡然增添了几许浓浓的酸涩。“这个格格，将来准能做大事！”白天，厨子说的那句话又响在耳畔。

“能做什么大事儿，一个女孩子家……”

可女孩子真的就不能成大事吗？

“这个丫头，哪样都好，又聪明又伶俐，又好学上进，就是性情太倔强，只怕是红颜薄命，心强命不强啊……”

惠征在心里感叹着，眼前朦朦胧胧又出现了那辆铃声叮咚、洋溢着喜



慈 禧 太 后

庆的喜车，喜车内，那个被红绫被包裹着的女人，妩媚地微笑着，像孟古格格，又像是自家的兰儿……

祖父的入狱，父亲的求借无门和母亲流淌不完的眼泪，种种烦心的事儿，兰儿和弟、妹们一无所知。晚饭一过，她便和弟、妹跑出了家门，要与伙伴们一起玩富有神秘色彩的“捉猫乎儿”。月亮仿佛像一尊喜眉乐眼的菩萨，把皎洁、温柔的辉光，无声地泼撒到人间。微风荡漾着，兰儿家的后园里一片谧静。

德子的家庭和兰儿家一样，同属满洲镶蓝旗人，和那拉氏是远亲。不同的是，德子的父亲柏华只是京都神机营的一名低级校尉，与兰儿家的门第相比，显然还差着很大的距离。而一介武夫的儿子能从幼时就常常出入吏部官员的府邸，并与兰儿姐弟们厮混在一起玩耍，主要囿于兰儿的母亲与德子母亲之间的特殊的情谊。

兰儿的母亲，是二品封疆大吏惠显家的三格格，嫁给五品京官景瑞的儿子惠征，倒也称得上门当户对。德子母亲的娘家原本是山东人，明万历年间，祖上因为家族间财产闹纠纷，打输了官司，便一怒之下，挈妇携子到了辽东。从小就跟爷爷学习诊病和下针，十七岁那年，她嫁给了德子的父亲。由于救了三格格的女儿——兰儿。从此，两家开始走动起来。

平淡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继兰儿之后，三格格又陆续生了三儿一女。哪个孩子一旦有个头疼脑热、大病小灾，少不得又把德子母亲请过来，或开方吃药、或扎针、拔罐子地诊治一番。每次来惠征家，德子便像跟屁虫似地尾随着。时间一长，德子和兰儿成了最要好的伙伴。

德子的母亲凭籍着祖传的秘技，救了不少妇女、孩子的命，受到亲戚邻里们由衷的赞佩。她持家严谨，对德子的管教也十分严格。她认为，前些年德子还小，经常跟着她走东家进西家，尤其是频繁地出入惠征府邸，与兰儿、小蝶儿们玩玩闹闹，倒也无妨规矩礼节。可如今德子已经十三岁了，成了半大小伙子了，应该勒勒缰绳，拘管一下啦！男儿要读书，博取功名，要习练武艺，练就一身功夫，人活一世，要自尊、自强。当然了，兰儿的母亲三格格是个知书达理的人，对德子像对亲生儿子一样的喜欢。而越是这样，自家越要懂得礼数。圣人说，男女授受不亲。德子和兰儿都不是小孩子了，哪能一天到晚地厮混在一起呢。

其实，憨厚实诚的德子对母亲的话并非不理解。他也想着尽量少去兰儿家。可他做不到。白天去书馆读书、跟着师傅学武，倒也把时光飞快地打发了。每当月儿挂上树梢儿，他的心就被映照得痒痒的不能自持。捧着圣贤著作，耳畔却响着兰儿爽朗、悦耳的笑声。他实在抵御不住这笑声的诱惑，便蹑手蹑脚地溜出来，豹子一般敏捷地翻墙而过，与兰儿和伙伴们尽情尽兴地玩过之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翻墙而归。天长日久，两家中间的那道土墙，竟被他磨出个大大的豁口。



好几个晚上德子都没有出现，兰儿的心里十分放心不下。终于有一天，兰儿也像德子一样从墙豁口翻过去，悄悄地摸到了德子的房间的窗下。她伸出纤细的指头，小心翼翼地捅破窗纸向屋里望去，只见德子正微皱着眉头在灯下读书、习字。

“德子……”兰儿轻轻地呼唤着。

德子的心完全沉浸在圣贤著作的境界里，没有听见兰儿低微的呼唤声。

“臭德子！”兰儿怅惘地离开窗口，复又从豁口翻到自家的院里。她的心中一时感到有些失落。细细一想，又觉得德子做得对。五尺男儿当自强。整天与伙伴们疯玩疯跑，哪一天才能有出息呢？

兰儿没有深责德子。她自己要做的事情也实在太多了。她常常想，自己的人生绝不能像母亲一样，每日针针线线，长大嫁给男人、生孩子，操持琐碎的家务，庸庸碌碌地枉活一辈子，一定要像花木兰、卓文君、李清照那样青史留名……种种憧憬，种种理想，在她脑海中不停地转动着。每天她为两个弟弟在自家的书馆里做伴读。不论是教满文的先生和教汉文的先生都非常喜欢她，对于学习，她不仅刻苦、勤奋，而且善于动脑思索。在先生的眼中，兰儿是最出色的学生。她的学习成绩，远远地超出了他的堂兄和弟弟们。

初冬的第一场雪过后，这一天，兰儿和弟弟们一同被叫到了父亲的书房。

父亲板着清瘦略显苍白的脸，先是声色严厉地训斥了两个只顾玩、学业长进不大的弟弟，接着，又朝兰儿发火道：“你这当姐姐的，是怎样带着两个弟弟读书的？让你进书馆，是给兄弟们做伴读，服侍、督促他们学好圣贤著作，不是让你自己苦读，以博取功名，从今往后，你不要再进书馆了，每日跟你额娘习练女红。我们那拉氏家族是不会靠女人闯天下的！”

“阿玛，我……”

“不要说了！”

第二天，兰儿淌着两行泪，向两位先生告别。“阿玛不许我读书了……”教汉文的陈先生听了，惋惜地叹着气。他打开案几上的蓝布包，取出那本厚重的由他父亲亲手誊抄的《康熙字典》，递到兰儿的手上说，“是先生没有尽到职责，连带着你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兰儿，书馆终不是女儿家常呆的地方。你聪明好学，虽说只伴读了三年，可将来有一日，学得的知识定有用武之地。你已经学会查字典了，有这本字典陪着你，也算有了半个先生。日后读书，倘若遇到不识难解之处，就请教它吧。”

“谢先生！”兰儿感动地接过字典，给先生行过礼，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书馆。她想不通，为什么女儿家就不能读书？为什么生为女儿身就注定是卑俗的，而生为男儿就天生的高贵？《论语》中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



慈 禧 太 后

也。简直是胡说八道吗！难道你孔夫子就不是娘生的？没有女人的养育，你孔丘就能出息成万世师表？沿袭了数千年的封建伦理，着实让尚在冲龄的兰儿无法理解，更难以承受。

兰儿流着泪往家中走，迎面碰到在门口等她的母亲。“额娘……”她委屈万分地喊了一声，刚刚抹去的泪水又小溪般流出来。她想让母亲向父亲求求情，让她继续跟弟弟们在书馆读书。可一望母亲那同情却又无可奈何的眼神，又把想说的话和着泪水一齐吞到了肚子里。母亲性情温顺，对父亲的每一句话都俯首帖耳地顺从，她永远不会也不敢替女儿说出请求的话。

回到自己狭小、整洁的闺房，擦干腮边的泪水，兰儿呆呆地坐在梳妆台前。铮明的铜镜，映照出她的鸭蛋形脸庞。兰儿长的不单俊俏，而且妩媚迷人。两道柳眉下，一双不大的眼睛，时时闪烁着黑亮亮的辉光；小巧的鼻子，轮廓鲜明的嘴，即便是哭着的时候，整个脸庞仍旧呈现着独有的魅力。她常常独自对着铜镜，仔细地端详自己的容貌，认为自己算不上有沉鱼落雁之美，闭月羞花之貌，却也是端庄秀丽，无可挑剔。凭着女孩儿独有的敏感，她发现，德子常常痴迷地望着自己，而忘却了周围的一切。

望着镜中泪水婆娑的自己，兰儿心绪败坏地一把将铜镜倒扣在台上，从枕下拿出一本书，赌气般地读起来。“夕阳门巷素心稀，遁入梨花无是非。淡颊羞从鸦借色，瘦襟止许雪添肥，飞回夜里还留影，衔尽春红不浣衣。多少朱门夸富贵，终能容我洁身归。”读着读着，烦乱的心绪渐渐平复下来。她由衷地感叹，作这首白燕诗的小才女比自己还小两岁呢。一个十岁的女儿，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吟诗作赋样样皆通，真正令人可敬可佩。“奎壁流光，正途之外当遍生不世之才，为麟为凤，隐伏幽深……”她边读边思索，这话说得有理，这不世之才，当不分男女的！不让我读书，我偏偏要读出个样儿来。让阿玛和世人都看看，闺房里照样能飞出金凤凰。

夜，在无声无息中降临了。

初冬的夜天空格外清爽，悬在遥远天际的每一颗星星都清晰在目，它们的边缘沾满了霜花，带着天真，惊讶的神情俯瞰着大地。兰儿呼吸着冰冷的夜的气息，全神贯注地读着《史记》。案几上，蜡烛默默地燃烧着，不时，爆出一声轻轻的炸响……

她自己也不清楚，是何时从闺房里飞到天空上的，像一片轻盈的云，飘啊飘啊，飞越过一座座的屋顶，飞越过一片片的渺无人迹的旷野，一直飘到了一座巍峨险峻的高山上。举目眺望，身下是绵延起伏、浩淼无际的森林。森林色调分明地划分着层次：山脚下是浅绿色，生长着郁郁葱葱的灌木，山腰间是碧绿色，密密匝匝地生长着阔叶林木，山峰的最高处是暗绿色，一棵棵笔挺的红松、冷杉，气势壮丽；高山顶上平坦的向阳

处，盛开着红、白、紫各色杜鹃花；许许多多羽毛华丽的鸟儿，飞翔着，啁啾着，唱着优美的歌儿……这一切迷人的景色，她从来也没见过。难道说，这就是人间的仙境？兰儿调转目光，又发现在十几座石峰的环抱中，有一个大大的湖泊，湖泊的北岸畔，耸立着一座造型别致的庙宇。她挥舞着双手，飞到近前，只见庙宇的重檐上悬着一块匾，匾额上题着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天池仙境。噢，这就是满洲人诞生的圣地——天池吗？天池水湛蓝湛蓝的，蓝得晶莹、透明，蓝得令人心旌激荡。她兴奋得飞落下去，想跳进那诱人的蓝色的湖水中，痛痛快快地洗个澡。缓缓地降落至湖畔，她急切地脱去衣裙，只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胸衣、短裤，便扑通通地跳进了水中，水沁凉沁凉的，令人心神振奋。她挥舞着双手，踢蹬着两脚，宛若一条快活的鱼儿，游动着，嬉戏着。忽然，她发现有一个硕大的莲花将她从水底托出了湖面。莲花缓缓地游动着，散发着奇异的香气。她折下一枝碧绿的莲蓬，像画册上的菩萨一样，高高地摇动着，向凡世间挥洒着圣水。“老佛爷！……老佛爷！老佛爷万寿无疆！”正在这时，欢呼祝福声音轰然响在耳畔。“老佛爷？谁是老佛爷呢？”她飘飘欲仙地坐在莲花上，四下寻找着。突然，湖底“轰”地一声巨响，强劲的水流一下子将她从莲花上掀下了水中。她惊慌失措地抓住一叶花瓣，高声呼救道：“德子！快来救救我！”

一声惊叫，兰儿从梦中醒了过来。睁眼一看，阳光已经明晃晃地射到了窗棂上。“哎呀！要误了上书馆啦！”她骨碌碌从床上爬起来，穿戴打扮齐整，挟起包着书本的布包，匆匆向屋外走去。一股寒冷的北风迎面吹来，她激灵灵地打了个寒噤，彻底地从梦境中苏醒过来。

书馆，她不能再去了！刹那间，她双腿软软地又折回到闺房门口。



第二章

咸丰皇帝选中兰儿

不待道光帝将装着立储密诏的锦匣放进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背后时，朝廷上下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纷纷猜测皇上将要立四阿哥奕訢为东宫太子了。又过了一段时日，人们从杜受田那两条短腿忽然变得轻飘、洒脱的步态上，从四阿哥的婚礼比六阿哥的婚礼隆重许多的排场上，以至后来道光帝病重期间由四阿哥代批奏章的举动上，都明显地证实了这一推断。

皇太后与道光帝在手上不约而同地写出同一帝位继承人。尽管去了立储这一块病，道光帝的心中仍然充满了阴霾。自从登极以来，他所面临的天下，一会儿，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少数民族的反抗浪潮；一会儿，是会党教门的反抗，此起彼伏，连续不断；一会儿，又是夷人侵略，奇耻大辱的鸦片战争……几至无年不乱、无月不乱的内忧外患，闹得他身心憔悴，再也无力苦撑这国事如麻的局面，无可奈何地闭上了眼睛，把他在位时酿成的一场更可怕的内乱——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起义，留给了他的四儿子咸丰皇帝。

于是，四阿哥奕訢可以顺理成章地荣登大宝了。

当总管太监用颤抖的手，将刚刚从正大光明匾额后取来的锦匣打开，当着神志尚清醒的道光帝和众王公大臣的面，展开朱笔御书的密诏时，只见上面出人意料地写着两条诏谕：

皇四子奕訢立为皇太子

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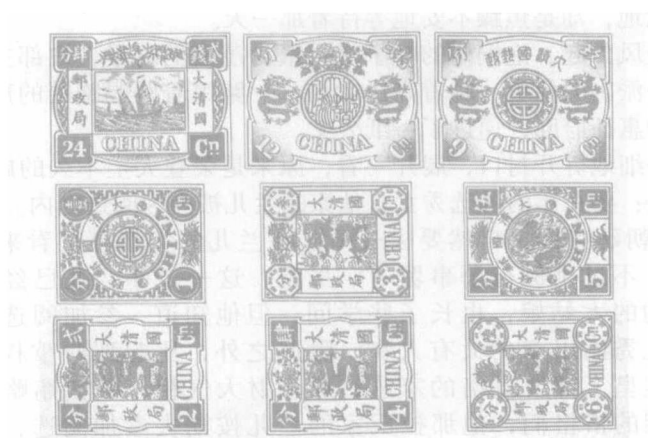
一匣两谕，这在清朝历代是前所未有的。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这道诏谕充分表露出道光帝在立储问题上的矛盾心理：既想立四阿哥，又怕愧对六阿哥。这种十个指头，扳哪个都疼，常人皆有的父爱之情，虽然不难理解，而正是这种以情代政的做法，给大清王朝和他的后人们留下了祸乱。

四阿哥屏着呼吸，韬光养晦，期盼着登上九五之尊的愿望，比原来和他的师傅杜受田想象的还要简单、快速地实现了。可是，成为咸丰皇帝的



慈禧太后



(1894 ~ 1897 年) 慈禧寿辰纪念邮票

他并没有如何欣喜若狂，如何激动不已，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送走了太皇太后，送走了父皇。更令他万箭穿心、悲痛不已的是，三年来与他恩恩爱爱，伴他度过一个个烦心难熬的漫漫长夜，还没来得及与他共享一天至尊无尚日子的嫡福晋萨克达氏，也因操劳过度，发送走太皇太后的第二天，就累倒在床上，而且不待将御医开出的草药煎好，亦没来得及跟他说上一句告别的话，就急急匆匆地崩逝了！

萨克达氏走了，仿佛把咸丰帝的心也摘走了。

父皇的大行，自己的登极，种种纷繁芜杂的事情，一古脑地堆到咸丰帝的面前，在如此大悲、大喜交织、扭结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他竭力抑制着想哭、又想笑的复杂心情，像一个木偶一样，听凭总管太监的示意，茫然而行。

.....

锡拉胡同惠征府邸后院的那棵高大的泡桐树，年年岁岁，经历着风吹雨打，每到春夏季节，枝头上总是挂满一串串雅致秀美、娇嫩、淡浓渐染的花朵。常常坐在树下如醉如痴地读书、习字的兰儿，眨眼间，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十六岁的兰儿，发现自己胸脯上的那一对圆圆的乳房，像两只被旺火蒸起的发面饅饅，无法遮拦地鼓胀起来。从去年开始，她就常常感到自己的体内总有一股激流在涌动。这激流，时时催促着她，驱赶着她，要走出狭小的闺房，走出封闭的庭院，去做些什么。望着泡桐树上那些春来冬去的鸟儿，她觉得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起来，应该振翅飞到广阔的蓝天，酣畅自由地翱翔，展示一下自己了！

慈禧太后

她默默地，却是焦躁不安地等待着那一天。

又是金风乍起，泡桐树的叶子变得最为茂密的时候，户部主管档册的八旗俸饷处派出的使吏，骑着高头大马，一路甩着踢踢踏踏的声响，直奔锡拉胡同的惠征府邸，递进了一纸公文。

惠征仔细地拆开封口，展开一看，原来是荣登大宝不久的咸丰帝向所有族人谕示：要在年内挑选秀女。他家的兰儿被列为阅选之内。

“既是朝廷有旨，自然要去……”在兰儿的父亲惠征看来，女儿去参加阅选，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虽说，这一二年兰儿已经出落成一个风姿绰约的大姑娘，也长了些学问，但他知道，参加阅选的女孩子中，比兰儿秀丽出众的大有人在。除此之外，比起那些重权在握、势力煊赫，连皇上都要拢络的家族；那些财大气粗，有钱贿赂各级阅选监官的家族的格格们，他那拉氏家的兰儿按期去参加阅选，心中并未抱更大的奢望。

可兰儿并不在意父亲如何看待此事。上苍给了她这次机会，让她走出家门，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秀女们比试容貌、才智，一争高低，使兰儿感到无比的振奋。因为额娘当年曾参加过选秀，并且通过了初选和再选，有过亲临现场的经历，于是，她便在额娘的指教下，一招一式，认认真真地演练起来。

入宫时，细心的兰儿发现，宫内引领的太监在叫到她的名字，抬头望她时，细眯着的眼睛刹时睁大了许多，闪出两束惊讶的目光。兰儿粲然一笑，一种良好的感觉油然而升。她看了看其它四位一同参选的格格，迈着训练有素的步子，坦然地向前走去。

走进神武门，穿过顺贞门，兰儿这一班姑娘们被引进了御花园。未敢仔细观赏园内的苍松翠柏，名花怪石，以及那些造型别致的亭台楼阁，太监已把她们引领到西北角的“延晖阁”下。一群衣着华丽的女官和嘴巴光秃秃的宦官，肃然地站在一张长长的案儿后，用挑剔的目光把兰儿等五人，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一番后，一位宦官尖着嗓子宣布：

“从左边的格格开始，报出你的祖籍何处，姓氏、名字、生辰年龄。”

第一个姑娘走上前，紧张的浑身打颤，低头绞手，连话也说不成句。

第二个姑娘声音小的像蚊虫，两片薄薄的嘴唇蠕动了半天，也没听清她到底说了些什么。

“要大声回话！”尖嗓子宦官翻翻白眼，忍不住吆喝一声。

第三位走出的姑娘，声调倒是挺高，可她说话时舌头卷成一团，又是满口的侑腔侑调，呜呜嗷嗷地说了一大串，监阅的宦官们也未听懂她究竟是何方人氏。

“下一个！”宦官不耐烦的挥挥手，接着，指向兰儿，“你来回答。”

兰儿款款地向前走了两步，操着一口纯正的官话，嗓音甜润，吐字清



晰，声音不高不低，不卑不亢地答道：“小女姓叶赫那拉氏，乃满洲镶蓝旗人，家父惠征现任山西归绥道道员，小女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生，年方十六……”

“嗯……”宦官的眉头舒展开来，几个人相互交换了一下赞许的目光。

随后，五人一排站好，分别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各走几步。并将兰儿单叫出来，独自走了两趟。

宦官点点头。接着，一名女官走过来，拿着一根布尺，将姑娘们的身高、腿、臂的长度，颈、胸、腰、臀的围度一一量好，记在本册上。经过监阅官一阵交头接耳后，宦官拿起一道牌子，宣唱道：“惠征之女，叶赫那拉氏，十日后进宫复阅！”

唱罢，将木牌塞进了封着的木匣之中。

兰儿躬身施礼，与另外四名姑娘一同退出。

随后，另一班姑娘被引领上前。

“这……就是初选了？”回到家中，兰儿的心中颇有几分失望，“难道选秀就这么简单？太没意思了……”

“这才是初选，待到复选时，那讲究可就多了。那些胆小的，心里没谱的，慌张的腿肚子都要转筋呢！”兰儿的额娘听说女儿要参加复阅，心中又是高兴，又有些担忧。

“放心吧，额娘，我呀，才不怕呢，就怕不给女儿展露的机会！”

十日后，当兰儿再次走进顺贞门，望着眼前一排排婀娜多姿的少女们时，不免感到几分震惊。她想，初选那天并未见到骡车上走下几个有姿色的女子，怎么今天竟有如此众多的美女聚集在一起？你瞧，她们一个个或妩媚，或靓丽，或娟秀，或端庄，青春的魅力在每一个玉树般的腰肢、耸起的胸脯、和吹弹欲破的嫩脸蛋上，流动着，展示着，闪耀着迷人夺目的光彩。这使兰儿感到由衷的振奋。她稳稳心神，用手轻轻扶正头饰，理理额上的刘海儿及鬓边的两缕发丝，从容地走进少女群中。

不出额娘所料，今天的阅选比之上次复杂了许多。

“请各位格格将自己的姓氏，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于纸上。”监阅官给兰儿一班二十人发放了纸笔，面无表情地宣布道。

二十个姑娘中，有的根本就不会写字，涨红着秀脸，尴尬地站在案前，等着交白卷。有的拿起笔，却哆哆嗦嗦地半天落不到纸上。

兰儿援笔在手，饱蘸墨汁，略一凝神，笔走龙蛇，片刻间，将姓名用满汉文字书写到纸上。

监阅官拿起来，看了又看，情不自禁地脱口赞道：“庄重、隽秀，好字儿！”

“谢公公夸奖。”兰儿不失礼节地谢道。

“你这字习练的颇有功力。”监阅官摸着光溜溜的下巴，冷丁问道：



慈禧太后

“不知女红是否娴熟？”

兰儿的脸“呼”地一热，随即镇静地答道：“小女子不光习练女红，并能为额娘绘制新颖图样。”

“噢，你还会绘制图样？可能当场一试？”

“小女子敢不遵命？”

监阅官命人拿来几件旗袍，从中拣出一件墨绿色的素缎旗袍放在案几上，让兰儿把心中的图样绘在旗袍上。直接在衣服上绘图样，兰儿还从未试过。在家中，她只在纸、绢的扇面上画过。她站到案前，沉吟片刻，拿起画笔，蘸着各种颜色，在众目睽睽之下，先在旗袍前襟的右下方，画出花瓣深浅有致的一朵粉红的牡丹花，又在左胸一面画出两只翩然飞动的彩蝶。尔后，放下笔，将旗袍拎起，贴在自己身上，让监阅官们审看。

“嘿！画活了！”

一件色彩单调、朴朴素素的旗袍，因为画上了牡丹和彩蝶儿，顿时显得艳丽、富贵，充溢着一股鲜活的朝气。

如此富有灵感的临场发挥，不但让监阅官和周围的姑娘们为之惊叹，连兰儿自己也觉得激动不已，嘴角绽出得意的微笑。

“请各位格格每人吟诵一首诗词歌赋。”

监阅官又出示第三道考题。

刹时，风光秀美的御花园中，陆续响起朗朗的吟诵声，有吟诵唐诗的，有吟诵宋词的，还有吟诵满蒙民谣的。

轮到兰儿，她收腹挺胸，抑扬顿挫地吟诵起人们熟知的《木兰辞》：

唧唧复唧唧，
木兰当户织。
不闻机杼声，
唯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
问女何所忆……

兰儿很自然地进入到木兰决心替父从军的情境之中，吟诵得缠绵、哀婉，众人皆屏住呼吸，静静地聆听着。

双兔傍地走，
安能辨我是雄雌？

仿佛沉醉于美妙的仙乐之中，待兰儿吟诵完半晌，人们才醒过神来。“好！”监阅官带头鼓起掌来。

几番选阅，剩下的三十多位姑娘，被分成三人一班，引进一间带有套